

上海人民出版社

grassy field

玻璃麦田

杨小羊 著



杨小羊 著



她，桀骜不驯，天生冷骨，与大多数的人性格不合。
她，温驯善良，多愁善感，对世间游戏规则心存疑惑。
她们两个，互相存在于对方的幻想中，如同相互交织的蔓藤，错综复杂。
《玻璃麦田》——17岁少女的心灵成长手记，
记录着成长中的青涩与悲伤、美丽与残酷；
一部关于成长、追求、自由、梦想，
以及人性的小说，
生动地反应了青少年唯美叛逆的心态。

ISBN 7-208-04784-7



9 787208 047846 >

定价 1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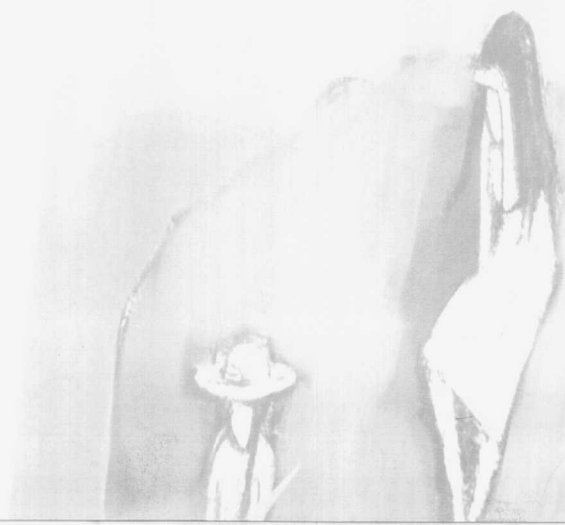
易文网: www.ewen.cc

玻璃

麦田

杨小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玻璃麦田/杨小羊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08-04784-7

I. 玻...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0456 号

责任编辑 曹 杨

封面装帧 左意达

右意达

玻 璃 麦 田

杨小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0×1240 1/32 印张 7.125 插页 13 字数 240,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4784-7/I·107

定价 19.00 元

自序

我不太会表白。

写这本书，是想要表达一直以来的疑问，对周围的环境和人的状态。那些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当发现我们所承受的多过可以发泄的时，想用文字来质疑和反击。为什么一定要在乎每个人的想法，为什么非要在各种压迫的眼神中生存，为什么要隐藏真实的自己，为什么连写序都要一边思考怎样的词句才会有人看，这样的文字还是自己想要的么……在强烈商业化的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一切最简单真实的声音都被淹没了。

本书中的麦田是一个安全平和的世界。没有伤害，没有疼痛。做对了就会有一个拥抱的奖励，做错了也会被拍拍肩膀原谅。小孩子不会要求世界和平，只要他周围的人互相爱着，随时随地都有微笑就行了。就是这样的世界，听起来十分可笑卑微并不存在的世界。而目前这个官僚并墨守成规的社会，想要进化成为金色的麦田，虽然是有可能性的，可改变会花去很多时间。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美好愿望，一个存在于理想中、正在缓慢推进，却并没有保质期的愿望。

而在愿望达成之前，不管生活在何种环境下的小孩子，希望我们能坚持真实纯粹的自己，为将来的小孩子留出一

片美丽的麦田来。寂寞的时候,把手伸到空中就行了,因为有无数个和你一样的小孩正同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一直都在一起。匆忙走过的大人,只要一分钟,一分钟就好,停下来看看身旁的眼睛。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的麦田不会凭空失踪,它几百年几千年地停留在那里,只要发现它,可,不要破坏它。

我们的麦田。

谨以此书,献给我最爱、最爱、最爱的外婆。

目录

自序

第1章A 1

由希:熙熙攘攘的人潮中,我发现我和她越发纠缠不清

第1章B 21

风信子:为什么还要纠缠?你不晓得,两个人在一起超过15年却还是陌生的,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么?

第2章A 45

由希:但是,不要为陌生感而伤心。能够和自己相互扶持的,并不一定是相识的人。

第2章B 67

风信子:你忘记了我们相识的过程。午夜钟声响起,你就会记得回家

第3章A 91

由希:我不记得怎样回家,人群匆忙行走,我细小的求救声,就这样被渐渐淹没了。

第3章B 113

风信子:可淹没的记忆要怎么复原?我们明明曾经共同拥有一个脚印,一只身躯。

第4章A 137

由希:无论多少个脚印和身躯,也再找不到你。这些一模一样的脸孔,没有特征,没有感情,全都迷失

第4章B 159

风信子:既然已经迷失,就放弃吧。挣扎徒劳的这个世界,一定在四处设好了屏障,无人能离去

第5章A 181

由希:所以,我就等在这里。如果真的找到,请把我们的手心合在一起

第5章B 203

由希:只要贴到手心,就算找到彼此。那时,午夜钟声响起,我带你回家

后记

1—A

世界上最糟的事是在阳光充裕的午后，于南向的小公寓醒来。每天阳光从东到西射进屋里，午后的燥热把被子里的我烘烤得异常难过，于是我不得不爬起来到浴室去清理一身汗水。以上是我讨厌夏天的理由之一。但是从这个夏天开始，我开始反复做同一个梦：我们在一块广阔的、收割完的金色麦田里不停地奔跑，好像那就是类似诺亚方舟一样的乐园，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坐在高高的麦垛上，用手搭成凉棚看着远方，神情冷漠。我对她喊了一句什么，她把手放下来，阳光照射在她脸上，十分耀眼，使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容。她微笑，大声回答我：“我们回家吧。”醒来之后只剩我一人。

17岁生日之后，梅雪小姐答应让我一个人住在她以前买下来的小公寓里。因为我忍受不了一个写作时陷入半疯状态的作家，而她也非常了解她的女儿忍受不了她。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习惯独自面对青春期的各种疼痛，包括自身的弱点和外界的影响。这种性格经常被梅雪小姐形容为“真是一点日本的血统也看不出来的孩子……”。不过对于这种评论，我乐得接受。好在一切都平静地进行着，没有任何的波动，即使有日本基因，显然并不是显性的，可是也



不影响我自由呼吸。

7岁之前，我一直和梅雪小姐住在那个人口密集的岛国的大阪府茨木市。她16岁第一次到那儿，20岁结婚。在孩子两岁时结束了荒唐的婚姻。之后，她经营着前夫买给她的酒吧，并写一些文字赚钱养活她自己和我这“拖油瓶”。起初父亲还经常来探望，并付给相当数字的赡养费。可他空难之后，她就只有自力更生，靠着并不怎么发达的生意经尽量继续用酒吧的赢利余额和文字数量维持着26岁的女人和一个5岁孩子的生命。

我知道，关于她唯一一次不怎么美满的婚姻，从她微醺时所讲给我的“分不清楚现实和小说的女人”的故事中。她永远只是一个等待着自己的玻璃鞋被捡到的17岁少女。我可以试着理解，一个如此执意怀念自己青春的女人，持有怎样的痛苦。无论如何，她希望我不要用“妈妈”的称呼把她的皱纹一条条叫唤出来，因此，我叫她“梅雪小姐”。

梅雪小姐3年前买了这套公寓后，一直没时间搬过来。我觉得自己需要单独相处时，就对她提出“买好的房屋闲置太久，是一种浪费资源的罪孽”的说法。第二天，她就开始帮我做独自生活的资金管理计划。夏天之前，考过了最后一门课，我连成绩单都懒得拿就退学离校了。我平静地告诉她，结束高二，我就要放弃学业自己生活，她点头，说“好吧”。离校第二个星期一，她替我打点行李，开车运来我全部的家当。聪明如她，当然隐约了解我退学的原因，可她三缄其口，并且尊重我的决定，好像早就知道我要这么说，而她只是安静地接受并执行一样。为此，阿澈总是评论说我



们是世界上最古怪的母女。我想，世界上有很多古怪的事情。梅雪小姐说，在感伤的故事里，悲情的原因并不一定是伤害或者死亡，做一件事情的根本原因只是要用一种平衡寻求另一种平衡。我们只是需要那样做。就像“姓氏”，只是类似于“硬道理”一样，加诸于户籍上。其实，并没有人规定一定要跟随父亲的姓氏吧，可是我仍然只能乖乖地在作业本漂亮的白色封面上，忍受着一道道各异的眼光，写上“三上由希”。

阿澈跟我完全相反，他安安稳稳地读大学，正大光明地吸烟，大摇大摆地骑重型摩托，而且吊儿郎当地在各种场合接受他是“冰室澈”的事实。不管由于大和民族有史以来的骄傲，还是他自己不知打哪儿来的自信，他从来也没忌讳过自己的身份，并且非常不以为然。自从认识他开始，我就没见到过这个人对自己身上的缺点给予一点点自觉的反省。致使我和梅雪一提到他，就下意识地摇头苦笑。为此，我还特地问过她，那只夜郎的爸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让她大费周折返回日本接他，并无条件答应在夜郎游学于中国期间多多关照。梅雪仍然摇头苦笑。于是在我印象里，“冰室”这个姓氏，代表两只夜郎。

小夜郎和我的初识是在飞机上。我10岁时，他刚好12岁。无论是什么原因，我对这个被梅雪事先在家里介绍成是“好朋友的孩子，要去中国上初中”的人，始终抱有着好奇心。而且当时飞机上同时会讲日文和中文的孩子也只有我们两个，要想在抵达之前尽量不无聊致死，只好和他聊天。幸好我喜欢这夜郎讲的笑话和他微笑的方式，所以相



处7年来,还从来没有想到任何借口和他翻脸。除了这次我要“搬家”的事件之外,我们的争吵都可以在2小时之内化解。

这次的原因是:新家离他的公寓太远。如此一来,他就要比原先更早起床,来送我上班。

但这次,我拒绝先道歉,因为他由于我退学的事破天荒莫名其妙地对我恶言相向。

阿澈时常抱怨我笨,尤其是听到我放弃了苦熬了两年的学业时。可我只是并不认为一定要用苦熬的方法度过我的美好的三年,也不需要放弃之后抱什么遗憾。生活有许多可能性,只要存在着想要活下去的愿望,就不会走投无路。我在音乐店里申请了一份工作,然后在疗养院里的义工栏上报名。生命里几十年的时间,我希望这几十年都是单纯属于我自己的。

所以我收拾好东西,布置好屋子,对于和阿澈的事没有丝毫担心地坐在靠近窗户的椅子上,欣赏夏季浓密的树木对面,教堂旁疗养院的散步道上,某个一直坐在落漆长椅上的女人,优雅淡然的画面。

“你相信神吗?”

我不相信。我几乎可以听到她这么回答。

我猜,她一定不信神。她在大家专心祈祷的过程中,几次抬起脑袋来,安静地打量四周的人。可是她仍然每个礼拜都来做心理咨询,而且按照医生的嘱咐选择了一种信仰,定期对神父忏悔。每个礼拜不停地重复如此的模式,好像



枯燥的树干上无规则的条纹。这些条纹类似章程或者规定的存在，她必须遵守。所幸在这些硬性的规定中，她懂得自得其乐。做过心理医疗之后如果不很忙，她就会留下来给一些在花园里的病人们念报纸或聊天。

她是乔一介绍来的病患，从加拿大转学回来，和乔一同班。

每星期前五天我会安分地在音乐店里上班，晚上在一家酒吧里弹琴驻唱，后面两天就来教堂旁的疗养院做义工。院长是乔一的父亲，所以我也被特许可以在三楼有很大落地窗的会议室休息。视野相当好，俯视下去正对着偌大的长方形活动区。排列着规则图形的一个个花坛和散步道旁，有很多护士和病人散步和享受日光浴的身影。活动区的西侧是靠近马路一边，墨绿色的铁围栏内侧种了一排杨树，树下有三只长椅。干净的第二只落漆长椅上，从暑假开始就总是被那个女人的身影占据。

我一直认为，蓝色是寂寞的颜色，黑色是痛苦的颜色。她喜欢穿黑色高领T恤和看起来柔软适中的深蓝色牛仔褲，双脚被蓝牛仔布料的凉鞋精巧的网状鞋面盖住。她偶尔也穿酒红色的小坎肩，那可以让人更清楚地欣赏到她染成棕褐色、尾端带着天然卷的长发。就像一场固定的演出，她盛装出席，然后就坐在那里了。她似乎把“坐在长椅上”这个节目看得极其重要一般，安静地坐在那里，不主动和任何人讲话，也尽量礼貌地对所有投射来的无意的笑容回报相同的表情，像尽量不想引起任何人注意的一片叶子。

可是她吸引了我在疗养所内空闲时间里的大部分注意



力。我偷看过病历卡，我知道她叫风信子，知道她患的是忧郁症并有自残倾向……好像摆在华丽殿堂中央水晶台子上的一只黑色盒子，看起来极度危险，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我期望某一天可以更加接近她，并肩而坐：“喂……你相信神吗？”

但是“期望”归“期望”，如果不说“你好”，我们就永远是陌生人。如此想着，我便开始思索第一句话要以什么作为开场白才不会显得过分生疏或者热络。我小时候一直思考要怎么对同学解释自己没有爸爸，走进国小一年级的教室之前，梅雪小姐降低视平线，蹲在我面前：“由希，你是不同的。这种无法改变的特质，更值得你抬起头，非常非常骄傲地走进来。我在这里看着你哪……”有时候，寂寞促使人们互相接触，可是摩擦却无可避免带来伤害。我能清楚地看到那个女孩周身环绕的保护气层，像所有人的冷漠空气一样，在我的视线和她的呼吸之间坚硬地树立着。

“铃……”我周身一震，着实被口袋里手提电话的声音吓了一跳。屏幕上是阿澈的号码显示，按了“OK”，把冰凉的金属贴在耳朵上：“喂喂？这里是三上宅。现在不在家，要留言的话请在‘哔’声之后。”如此应答着，我的视线仍然跟随着长椅上开始移动的身影做着相应的动作。她用比平常大好几倍的笑容面对着她身旁推着婴儿车的孩童，认真地逗着那个注视着自己的孩子。

“由希？不要闹了，你现在在哪里？”电话里的声音充分显示出两天冷战之后的软化和焦急。我得意地弯起了嘴角：“会议室。怎么？”



女孩征得了那位母亲的同意，轻轻抱起孩子。平时淡漠的表情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幸福表情前所未见。运动中，衣袖向上翻起。这一瞬间，我被感染而出现的笑容僵硬在脸上，清晰地看到其中一只雪白的手臂内侧全无规则的划痕。

“到楼下的散步道等我！我去接你。梅雪在医院里，到那里再对你说。”

我猜想他应该是在骑摩托车等红灯的空档打过来，于是走下楼去准备到门口等待。到楼下再看那张长椅时，母亲和小孩子已经不见，落漆长椅上空无一人。阿澈说，我应该多交几个朋友，在安静的时候可以恰如其分地制造出噪音的朋友。我反驳说我有，例如绫，例如流火，例如乔一。可是阿澈并不很喜欢这些“例如”们，说我和他们混在一起，迟早要被人们划分到“被咬了一口的苹果”里。这些喜欢听摇滚乐，并且时常用明了一切的眼神看待旁人的孩子，总是被那些害怕被看穿的人归为异类。梅雪小姐说：“想要拒绝自己已经落后的事实，唯一的方法是加快速度，而不是在评审面前对对手的私生活信口雌黄。”但那些跑在我后面的人，曾经嘲笑我没有父亲的人，今天仍然心安理得地生存着。我知道梅雪对此很伤脑筋，她的胃病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落地生根，并且长盛不衰。

家里她的卧室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准备着很多可以应急的药。可一忙起来，她除了凌晨2点钟可以到门口的便利店补充一点泡面之外，几乎不外出。我建议过她多次，除了写文字，起码再找一两份工作来做。完全靠着一个



一个字赚钱,是不可能支持太久的。即使自己不想要留任何的积蓄,起码也为我将来的嫁妆和她外孙的学费考虑一下。可无论是怎样的建议她都照单拒收。事实上,银行存折上的数字一直在稳固地增加,梅雪小心翼翼地保留着每张可以花用的货币,然后把超过半数的血汗钱拿去买人寿保险。我宁可看到她穿俗气的套装,到正常公司去做个普通打字员。开明的家长经常被归到“被咬了一口的老苹果”里,至少我很庆幸,她是我母亲。在赶去医院看她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可以好好筹划一下让那只病苹果对自己健康重视起来的口头报告。

“我想……”温柔并带着不明显的沙哑的嗓音。阿澈形容这种质感的音色为“性感”。顺着声源望过去,先是牛仔布面的精致凉鞋,然后是紧身柔软的蓝色仔裤,最后是黑色的盛夏少见的薄薄的高领T恤和有型的头发。镶嵌在中间的脸自然白皙,没有明显的表情。

“啊……?”发出呆滞的疑问单音节。

“公园门口没有停车位。”她伸出一只手对某个方向指点几下。

“嗯……?”

看着我可笑的表情,她面对右侧轻轻发笑:“所以我想,停在马路对面的那辆车上的人,在叫的是你。”

“啊……谢谢。”我站起来,对她匆忙的点头,向公园入口跑过去。阿澈边抱怨我的迟钝边把头盔抛给我。

从透明的窗口再次回头看向椅子的位置,已经没有任何人。阿澈发动了摩托车,巨大的车体的震动牵动着我的



骨骼与视线。两旁的景色在不断变化着，那蓝色和黑色的身影已经遍寻不见。我想，她只是消失了。在夏日炎热颤抖的空气中一下子消失了。好像平坦的泛着金色的麦场上回旋的味道般，只是一瞬间的浸入，又一瞬间的蒸发，渗入了沉沉的蓝色和黑色里。

梅雪小姐很气自己是在8月中旬生病，因为医院的空气清新设备实在有待检修。吃着我拿给她的水果，她才终于稍稍安静。阿澈盘腿坐在另一张病床上，一边向嘴里扔着坚果，一边偶尔插话。混进大学以后，他天天如此悠闲。除了交交女朋友，当当寄生虫之外，没对社会作出丁点贡献。

梅雪乐得看他如此，并和他一道自称为“维纳斯式的享乐派”。

不过梅雪在两个星期之内无法享乐。她需要正常的饮食和作息。

“由希，拜托你不要照顾我了。”她把桃子核扔进了就近的垃圾箱里，然后突然迸出一句。并排的另一张病床上的阿澈顺势扔进又一颗坚果，边吃边笑，并不作回答。

看阿澈嬉皮笑脸的样子，就引发我特别想要跑上去掐他的脸的冲动。每次至此，我都后悔，当时说什么也不应该同意和梅雪返回日本去接那个自恋男来这里充当香喷喷的汤中的一条腥鱼。7岁第一次来到这里，安稳地住了3年，结果梅雪突然接到电话，就急匆匆地带我回去，回来后就拖了个大麻烦。这麻烦那时候没这么大，虽然比我大两岁，可

